



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四德公歐陽修撰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衰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荆楚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軍吏惡之對出為計密謀亦感軍吏舍吳世家第一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六十一

世家

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  
榮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  
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  
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  
頭爾卽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  
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  
唐卽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  
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  
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  
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

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  
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  
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  
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  
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  
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  
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  
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  
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  
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彊弱擇嚮背之時

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錕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錕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

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錕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錕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頔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頔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倣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

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  
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  
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  
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頔守宣州安  
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頔等攻掠自  
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  
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  
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  
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

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  
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淝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  
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  
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  
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頔戰于曷山弘鐸敗將  
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  
常事也夫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  
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千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  
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  
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

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思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頽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頽頽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頽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頽頽

敗死初頽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强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頽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頽解兵頽恨之頽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頽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頽怒曰吏欲我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

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禦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禦之一瑾禦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頽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

寢間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三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而曰吳王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

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  
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  
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  
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  
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  
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  
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  
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  
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  
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

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  
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  
以舟師伐楚敗于劉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  
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  
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  
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  
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  
之旣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  
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以立渥  
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



顯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温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温顯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温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温顯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顯欲背約自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顯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顯列劔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未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顯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

對顯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與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温有隙諷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謂温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說顯曰公

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

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鏗全諷屢饒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

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勲位已高憤温用事嘗曰徐温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温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温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九年温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温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温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温敗之于霍丘十二年封徐温齊國公兩

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温遙決之冬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温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

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鬢髻爲蒼鶻  
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  
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仄  
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携其首馳府中示  
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  
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劔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  
足遂自刎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  
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殺  
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  
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

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卽天子位不許夏四月  
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卽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  
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  
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  
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  
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  
文圭沈顏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爲  
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鏐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  
爲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  
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

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  
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  
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  
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  
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  
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  
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  
兵屢紕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  
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  
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

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諡曰  
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  
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  
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二月改  
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  
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  
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洛陽  
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閱舟  
師徐溫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

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  
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  
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  
卮望牙旗鏹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  
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  
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  
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  
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  
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  
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

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  
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  
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濱廣源王淮濱長源  
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  
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  
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  
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  
爲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誥爲金陵尹溥加  
尊號聖睿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  
爲中書令三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爲太子三年以徐知

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太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

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諡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二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肥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衛指揮

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殺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慄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隆演立溫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僞下之

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爲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



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温  
温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  
何以威敵國咎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咎信也因命濟  
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  
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温温與信博信歛骰子厲聲  
祝曰劉信欲背吳骰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温遽  
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温慙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  
唐師伐王衍温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  
遂奪其地温客尤見信者如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  
畫知祥長於財利温嘗以軍事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

人謂之嚴駱温亦自喜爲智詐以得吳人之心初隨行  
密破趙錚諸將皆爭取金帛温獨收餘困作粥以食餓  
者十六年温請隆演卽皇帝位不許復請卽吳王位乃  
許遂建國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  
郡王隆演卒温越次立其弟溥順義十年温又請溥卽  
皇帝位溥未許而温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曰忠  
武李昇僭號號温爲義祖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  
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  
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爲惡吾

豈復為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  
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  
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  
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  
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  
渥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  
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  
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據吳錄運歷圖九國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

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為李昇所篡實四十六年而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吳錄徐鉉等撰運歷圖龔穎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記宜得實而唐末喪亂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鉉穎所

所記  
為定

五代史卷六十一

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楊行密傳攻其西門○西一本作四

渥傳惟紀祥不從○祥一本作詳

溥傳隆演卒弟盧江公濛次當立○濛一本作濛觀下

文廢臨川王濛為歷陽公當以濛為是

徐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臣文清

按司馬光通鑑云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歛  
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注云所封十州中斷吳國  
之要膂有包舉吳國之勢此知誥取國之規圖應繫

于此

于地

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二

宋

歐

陽

修

撰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  
 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  
 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  
 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為人温  
 厚有謀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  
 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  
 吏多武夫務賦斂為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六十二

世家

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旣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劔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指之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遯去知訓以劔授刁彥能使追

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昇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

爲昇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  
軍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  
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命謀宋齊  
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  
見白鬚顧其吏周宗歎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  
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  
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怨  
徐氏捨已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濛爲  
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  
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

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  
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已而閩越諸國  
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  
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  
璘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尊溥曰受禪老  
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  
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  
諤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不能誅  
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  
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

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昇復姓  
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  
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  
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  
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孝靜皇帝廟  
號定宗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  
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溫爲義祖徐  
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張居詠中  
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  
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吳太

子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  
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爲康  
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  
於圓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  
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  
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  
不食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欵於昇昇  
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  
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

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子景

立學士馮延巳曾以書告昇曰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昇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昇立封齊王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朱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景邊前未王爲保寧王秋改封景遂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



神聖四至神氏  
五石錄卷六十二 世家  
五十一  
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  
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  
玠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  
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  
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  
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  
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詔洪州營屯  
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  
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  
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

徽爲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  
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  
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  
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  
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閣求見景曰臣  
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  
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  
新卽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卽死  
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  
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丘爲昇謀篡楊氏最有

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陳覺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是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

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欵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

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己方爲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己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荅

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己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沐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遞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劔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

文徽日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萼爲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

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能守遯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饑民多疫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凌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

以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軍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

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荅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璟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楊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

不荅前遣鍾謨等并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  
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  
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  
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  
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許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  
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  
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  
事魏蕭譽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  
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  
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

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  
許文績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三州  
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  
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  
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  
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  
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  
者遣景舊將撫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  
糗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  
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

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  
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  
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  
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禎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  
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  
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  
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  
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  
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  
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

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  
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  
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  
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  
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  
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  
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  
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  
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  
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遂至

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

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旣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旣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卽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地稱臣乃



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卽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景因營緝諸城謀

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解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慙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書封順陵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

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卽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

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

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爲憂日與羣臣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

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

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恠其區區擔擔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歟據悅所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爲界保大十五年乃周顯德

四年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爲界當是保大十五年也悅等南唐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繆而九國志紀年通譜之類但以悅書爲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於景滅閩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見閩世家注或疑景立踰年而改元則滅閩國當爲三年周取淮南當爲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錄誤於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當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閩人殺王延義當晉開運元年周師始伐南唐當顯德二年據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爲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爲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延義被殺於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誤而悅等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二年爾昇自晉天福二年建國至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卷六十二

五代史卷六十二考證

李昇傳徐氏諸子請昇復姓○子各本訛王今從南本

楊溥卒于丹陽宮○臣文清按朱子綱目書故吳主楊

溥卒通鑑云辛丑吳讓王卒薛史云溥以幽卒十國

紀年乃云唐人殺之紀年之說自不足據

景傳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朱氏為皇太后○朱一

本作宋

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于景○弱

一本作江

遣景舊將撫巡城中○撫南本作按

南唐世家總注當是保大十五年也○五一本作六

一本非五

吳郡鄭烈帝少中國

本非宋

景壽長卒歸在蜀

除平

鄭

吳郡卒

李吳

五代史卷六十二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三

魏齊宋覺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

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

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

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

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

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

使牛叢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六十三

世家

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  
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  
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  
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  
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  
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  
爲清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  
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寢旣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  
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

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  
使復恭出建爲璧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  
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  
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  
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  
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  
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卽以其家  
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  
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  
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

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  
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  
益行章與建相持濠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  
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  
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  
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卽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  
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  
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柰何且唐室多故  
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

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  
昭度親吏於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  
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卽以  
兵扼劔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  
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  
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  
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  
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  
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  
張勅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勅爲虞候矣汝等



無犯其令幸勅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勅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旣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緜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緜

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鄴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

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卽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疑遣其弟

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卽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鐔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

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玘等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

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騫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歷廣都嘉禾合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

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爲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

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劔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安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人猴喙齧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

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謏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

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爲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

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取其秦鳳階  
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以其族  
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  
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  
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  
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  
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內寵  
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  
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

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  
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  
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  
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  
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  
幽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  
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  
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  
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

浮艷之詞元膺死建以幽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行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

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

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閩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立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

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庶士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



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  
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緜  
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  
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  
亦自緜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  
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子繼岌衍卽上表乞降  
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  
櫬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  
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  
就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鐸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

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  
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  
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  
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鬢髮如雲而  
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  
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  
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  
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  
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  
家物也何以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宗壽許州民家

宗也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宗壽好學工琴弈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旣立宗壽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垂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三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卅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光四年四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不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

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

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若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

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運歷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為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謬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卷六十三

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王建傳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元監本訛化今從本紀改正

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上文云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為兩川宣諭和協使此云李洵恐是一人而前後互異

以郟王為鳳翔節度使○郟各本作剡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五代史卷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門使前此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為

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  
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  
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  
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  
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  
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  
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  
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  
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  
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

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  
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  
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  
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  
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掉等  
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  
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  
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  
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  
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

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旣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

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曰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旣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

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

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緜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



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  
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  
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歔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  
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  
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  
乃遣祕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  
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  
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  
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八助璋守  
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守兵三

千人遂入劔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  
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劔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  
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  
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  
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  
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  
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  
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  
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  
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

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塘軍旣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

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卽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謀致

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  
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  
供奉官明宗卽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  
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  
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  
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  
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  
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  
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閤門  
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

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  
都尹劔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  
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  
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  
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  
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  
卽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  
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  
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

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爲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諡爲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爲兩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祕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

政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球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卽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

初卽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卽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二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

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

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  
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  
六軍事次子玄珪哀王弟仁毅夔王仁贄雅王仁裕嘉  
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  
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  
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  
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  
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延珪出堂倉以拒周師  
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  
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三十年世宗以所得蜀

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  
世宗怒昶無臣禮不荅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  
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  
前嘗致書世宗不荅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  
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  
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  
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  
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  
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  
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

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謹爲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謹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卽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

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劔門玄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劔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劔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劔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

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  
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  
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  
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頽以謂東  
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俟之昶歎曰吾與先  
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  
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  
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  
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  
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

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  
贈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  
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  
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  
鈞尙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  
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  
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其

餘事具國史

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

二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  
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  
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謬也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歐

陽

修

撰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琨單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琨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

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

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歷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龔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龔立龔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龔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

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爲副使隱卒龔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未帝卽位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顯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龔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

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龔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龔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龔卽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龔性聰悟而奇酷爲刀鋸支解剝剔

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冊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

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

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沉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鄺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龔遣承旨程寶攻

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暉息王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檣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轆檣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諡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

陵子玠立卒年五十四諡天皇大帝胤魏高祖諡曰襄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梟死玠次當立  
龔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  
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柰  
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  
獻欬翻爲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  
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  
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  
玠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  
政玠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

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  
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  
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  
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  
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爲荒恣玠亦頗  
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  
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禪林少彊少良何  
昌延等習爲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閱之玠醉起  
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玠立二  
年年二十四諡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旣弒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旣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

隙而洪昌最賢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慙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



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土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

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達於蠓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炭立昌炭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

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龔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甕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銀立

銀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銀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闔然後用澄樞等旣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銀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叅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

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讐邪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銀稍誅諸王銀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銀將邵廷珣言於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

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懵然莫以爲慮惡廷珣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茵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年銀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旣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銀始思廷珣言遣廷珣以舟兵出浣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珣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爲

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瑁反銀遣使者賜死士卒  
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洸口  
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珩與峰州刺史喬知祐  
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銀授璉交州節  
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  
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因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詔潭州  
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  
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  
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  
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

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  
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銀遣  
其右僕射蕭淮奉表降淮行銀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  
等進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  
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  
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  
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  
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爲左千牛衛

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

隱興滅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

隱爲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龔僭號爲始故曰五十五年爾

正升史以梁貞明三年黃勳罷為故楚白正升平爾  
 大梁軍捷恩嫌其於事具因史同蓋自唐天祐二年  
 太白田幾素亦白黑以糾總計京師幾幾為三千半滿  
 籍悉難冬實敵降人武官官樂彈讓其供以遊龍  
 不給其當自數少以盡楚其車軍宮幾幾以幾幾十  
 登蘇李并等籍曰其相之來休吾國寶資爾焚為空幾  
 等數而幾幾其美報王尉典率文左諸美軍制不廢幾  
 其古對幾幾幾幾奉夫對對行幾幾幾幾令整其非命美  
 糾而大幾幾幾幾對對呼來幾幾二日相與幾幾幾幾  
 五代史卷六十五 辛丑五月平英州二州幾幾番崇幾幾

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劉鋹傳十二月平韶州○上文已書十月平韶州又平  
 桂州此復云平韶州當必有誤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六

行軍宋鼎

歐陽

修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

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助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譴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蹠齧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

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爲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竇爲指揮使竇從

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間賓  
誰家子賓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  
汝可乎賓不對他日又問之賓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  
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  
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  
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權通商貿易有無以相資亦  
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賓歸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行  
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  
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暉  
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

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  
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  
台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  
卽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  
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  
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  
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  
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  
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母章曰  
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



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  
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  
楚綦毋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  
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  
嶺南取昭賀梧州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  
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  
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  
州向瓌辰州宋鄴澱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  
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  
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

以其弟竇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  
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  
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  
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卽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  
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誼王環等攻之  
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  
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  
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

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  
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  
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  
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  
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  
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  
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  
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尙  
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  
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竇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

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  
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  
僕射馬珙爲尙書文武皆進位諡其曾祖筠曰文肅祖  
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  
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諡曰武穆  
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  
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  
之嘗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  
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

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  
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  
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  
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  
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老如此  
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  
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  
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  
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藉  
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

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  
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  
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希聲  
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  
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封承制如殷  
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  
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  
飲博謹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  
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

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曷率諸蠻會降于勅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

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頓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希廣立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闈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

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爲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

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萼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暉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蜚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

陰送欵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嵩詣可瓊計事瓊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軀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

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槌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嵩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嵩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

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達少爲靜江軍  
卒事希萼爲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爲先鋒陷長  
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  
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  
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敗  
而還進達乃逐出留浚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  
達自爲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  
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  
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  
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

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  
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  
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  
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  
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  
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  
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  
祖卽以進達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  
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  
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

五代史卷之六 世家  
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  
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  
嗣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  
外進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  
軍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  
擒其將李建期進達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  
史爲進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  
遂襲殺言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  
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

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  
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  
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  
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  
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  
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  
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  
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  
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  
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



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墮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墮畝爲團兵同時十人

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

殷自

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脈皇帝徵募有

而無至平書

式只源等

如文素

平公舉

日

軍

軍

五代史卷六十六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劉言王進達附傳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

監本兵作攻攻作破俱訛也

周行逢傳夫人嚴氏○臣文清按宋通鑑作夫人鄧氏

未知孰是

本唯原只

周行教勳夫人鳳九

蓋本具并如

隆言王世蓋川會以文是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